

没落的乔家开茶楼卖古玩度日

1

畅销小说



薛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文物存毁、古玩陷阱、民国逸事、预测学泛滥、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无不信手拈来,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

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

乔家饮水园不算难找。出南市楼,自评事街迤邐北行,过笄桥,经木料市、大香炉、明瓦廊,由新街口转糖坊桥、估衣廊,当北门桥高高的桥弓跃入眼帘之际,也就望见了桥脚东南那座新粉的照壁,在阳光下白得有些耀眼。

周明山转过照壁,进门的时候,心底隐约闪过一个念头,就是这门墙虽经粉刷一新,却与花园不甚相称,好像大人戴了顶小帽子,太过简陋了些,而且连个匾牌都没有,只在门侧花墙上,贴了一张黄纸,上面不明不白地写着五个大字:“乔园饮水楼”。也就是一转念的工夫,他一步跨入园内,眼前顿顿豁然开朗之境。

迎门一面水池,方圆二三亩,清碧如镜,池边嵌以湖石,高下参差,似拙而巧;池中残荷数茎,游鱼轻漾,环池苍树绿竹,碎草闲花,于不经意间生发着野趣。绿荫掩映中,也有几座亭轩,最显眼的,是池北一楼,坐北朝南,面水而立,宽五楹,高二重,明秀庄严。楼檐下一方匾额,红漆底上,黑漆真书“饮水”二字,应该就是朱三爷约他相会的所在了。周明山虽是北京人氏,但做的是文玩生意,历年来下江南觅宝收货,苏州、扬州、徽州、杭州、上海,履痕处处,眼界开阔;就在这金陵城中的几处名园,瞻园、愚园、万竹园,他也多曾寓目。他觉得这乔家花园中的秩序,好像与众不同,一时间也不及细作思量。

周明山沿着花树间的卵石小径,绕池左行。石径上以花色石子镶着一串吉祥图案,倒也不算稀奇,只路旁那几株合抱的槐树,总该有三四百年的根基,饮水楼前的两株银杏,只怕年岁更要长久。京中讥嘲新贵,有一句口号,叫“树小墙新画不古”,这乔家就凭这几株老树,也就不愧为金陵世家。

早有茶房迎出门来,他虽看着客

人眼生,仍然客气地问候:“这位爷,是品茶,是会客?”

周明山在阶前立定,笑问:“贵处的朱三爷……”

“哦,是三爷的贵客——三爷正楼上候着!”这茶房显然得过朱三爷的知会,退一步,躬腰伸手,让周明山进门。

周明山上楼了,东首头一间茶室内,朱三爷早听到动静,已经起身迎到门外,嘴里热络着,拱手把周明山让进房里去。

周明山一脚迈过门槛,就看见东山墙下的书卷头红木案上,立着一尊尺余高的青铜饕餮食人酋。他心中一动,脚下不由得就移向前去。朱三爷却似没有在意,伸手挽住他的手臂,直把他领向房间深处的八仙桌旁,让他上坐。周明山执意谦让,结果两人打横对坐了。周明山正好将那件古器留在了自己身后,也免得眼光总想朝那里溜。

茶坊乔吉近前来说:“贵客用什么茶?”

朱三爷笑道:“他们北方人,不会喝茶,只晓得花茶香。那都是花香,哪里还辨得出茶味。我今天要请周先生领教清茶的本色,你去拣那上等的碧螺春,沏一壶上来。”

待乔吉退出去,周明山才笑着说:“乔家花园闹中取静,饮水楼明朗清雅,正是品茶读书的佳境。”周明山其实无意同朱三爷探讨茶经,借此一语,轻轻将话头拨转开去:“这乔家看上去,也还有钟鸣鼎食的气象,何以竟一至于此,在这藏书楼里,开起茶园来了?”

“可不是钟鸣鼎食!两房里上下大小,加上佣工仆妇,又新添了这些茶房,每天总有七八十口人吃饭。”朱三爷感慨一番,才道及原委:“若说这开茶园,倒也有两说。从光面上说,这金陵城中,经长毛十年劫乱之后,城

南的私家园林尚有几处,城北一带,能得人青睐的,就只有这乔家花园了。饮水楼虽有藏书楼之名,已无藏书楼之实,故而时有官绅士夫,慕名来借用饮水楼,聚亲族,会友朋,游园观景,吟诗作赋;甚至有商贾辗转托借此地摆摊排场谈交易的。碍着官势人情,乔家既不能说一概不借,借给谁不借给谁就更是难免开罪于人。故而乔家索性将饮水楼辟作茶楼,明码标价,一视同仁。若从实际而言,乔家上两代,虽说仕途不算十分顺畅,功名总是有的,故而能盘弄出这样一份基业。到眼下这一代,只出了几位秀才公,朝廷这一废科举,更绝了上进的前程。青春年少爱时髦,正好另做打算,下西洋的下西洋,上东洋的上东洋,最不济也要去上海念洋学堂。几位老成的守在家里,眼看着进项要减,而开销反增,不能不另外设法。这租地售茶,亦可算新辟一项财源,积沙成塔,于家用且不无小补。”

周明山也叹了口气,附和道:“废科举,兴新学,连我们做文玩生意的,只怕也要受挫折。文人失了前程,哪还有心思顾及此无用之物——三爷对乔家的事情,倒是十分清楚?”

“那是自然。北门桥朱家与乔家,已是三世通家之好。说句过分的话,乔家是我们朱家看着兴盛起来的。想当年,乔家二太爷在朱家做西席夫子,被我们老祖奶奶慧眼相中,多方照应,连带乔太太爷都跟着沾光;乔家两位太爷双双中举,打发报子的喜钱,都是朱家给备的,更不用说后来进京赶考的盘缠。我们老祖奶奶将小姑奶奶许配乔二太爷时,此地还是一片瓦砾场呢。”

“原来朱、乔二家如此交厚,有这样一节佳话。”周明山与朱三爷,原在奇玩街的古董店里见过几面,说古道今,也还投机,因听朱三爷悄悄说起,友人家有几件三代古器打算出让,不

知虚实,今日应约前来,只当访友,并不作收货之想,到此地才猜到,有意转让古器的,可能就是这开茶馆的乔家。他抿一口茶,问道:“我看这园中的老树,总也有三五百年的光景,三爷怎么说百十年前,此地还是一片瓦砾场呢?”

“周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树固然做不得假,但这园中的老树,却是他人祖先所植。正应了古人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周明山恍然:“原来乔家当年买下的,是人家的旧园子。”

朱三爷就着壶嘴啜了一口茶,摇头晃脑道:“也不是买下的,只能说是白捡的。”

“这又叫我糊涂了。想这金陵城中,地当通衢,如此繁华之处,偌大一片宅基地,岂是可以凭空捡得的?”

朱三爷道:“只因这块地,本是南明奸相马士英的旧宅基。及至本朝多铎大军南下,南明覆亡,马士英仓皇逃窜。金陵百姓恨不能消,遂纷纷至马府,把房舍园苑拆为一片瓦砾。人嫌马士英遗臭,此后二百年,竟不肯在此处建房,任由草木疯长,遂成市廛间一片荒芜。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乔家文字辈的两位太爷,太太爷讳文秋,二太爷讳文焯,同科联捷,光耀江东,有‘一时机云’之誉,早先鸡鸣巷的华居自然住不得了,要起造一座相称的进士府第,急切间偏觅不到合适的宅基。也是我们家太爷出主意,说这块地即便有秽气,到此际也该发散了,不如就拿它派个用场。时人都称道此举,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虎死不倒威,乔家无论内里如何,外头大面子不能不顾着,所以我说,卖茶只是个引子。”朱三爷信手一挥,指着壁间的字画、案上的铜器:“这眼前所见,明是陈设,实图货卖。但有人看中,两相合宜,就可以易主。”

阴谋者们被绳之以法

完

悬疑小说



田高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安市华天集团下属一家物流公司的项目经理田戈在西藏的徒步旅游途中连续遭遇诡秘事件。回到嘉安市以后,田戈当兵时的首长同时也是华天集团副经理的刘寿源突然自杀。田戈作为重要嫌疑人被逮捕。富豪雷一鸣将田戈保释出以后表示愿意帮田戈查明真相,其实真实的目的却是想利用田戈的特种兵技能从银行保险库中盗窃珠宝……

【上期回顾】

田戈决定提前行动。在银行的保险库内,田戈终于找到了阴谋者的罪证……

现在是2008年10月1日凌晨两点,再过五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从进入电梯并行动开始到分开疏散,已经过去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给田戈的感觉像是度过了一生的时间。他吸吸鼻子,却真实地嗅到淡淡的血腥气,于是低声呼喊田青和雷异的名字。

“在这里!”田青的声音在铁轨旁的排水明沟内响起。

田青和许刚还有雷异三个人从排水明沟内坐起,两只手电筒亮起。田戈这才看清,雷异已经受伤,嘴里咬着蒙面的帽子,脸上满是冷汗。

“走!不能停,后面有人!”田戈上前把背包换给许刚,小心地背起雷异。“咱们肯定是被卖了。我想,周士涵和马凤元是一伙的,但他们是誰的人呢?我在下一站外面有辆车,那你们又怎么会在这里?”

正说着话的田戈迈过铁轨时,突然停住脚步。

许刚和田青也都停下,侧耳倾听。隧道深处有金属碰撞声,咣咣咣当地响。检修通道外,地铁列车通过时带起的强风让人无法呼吸,细碎的尘埃打在身上仿佛子弹般痛。田戈伏身把雷异压在身下。

地铁列车终于通过了,田戈重新站起,然而,当田戈回过身时却发现,他面前是乌黑的枪口。

让人意外的是,握枪的人是“壁虎”周士涵。

“几位,打算带着这么多珠宝到哪儿去啊?田戈,那哪真正的‘非洲之星’在你手里吧?跑得倒挺快,我还以为是跑的时候丢了。”周士涵心情也很好。

“叛徒!”雷异挣扎着坐起来,狠狠地啐了口浓痰。

“你,是雷一鸣的人?”田戈迈步向前。

“废话!我不是雷老板的人,难道还是李香丘的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

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参与第一次盗窃招行保险库时,雷老板还和李香丘是一伙的,谁能想到,转眼间就成了死对头?可见钱的魔力有多大!”周士涵笑着问许刚,眼睛却没有离开田戈片刻。

“好了,雷少爷,过来,咱们该回家了。至于他们三位的死活不用咱们操心。”周士涵向雷异招手,而在雷异站起蹒跚走到他面前时,却突然出手打掉雷异藏在背后的刀,将他制伏:“你爹让我带你回家,可没说缺胳膊少腿会怎样。老子出来当珠宝大盗时,你们还没毕业呢!都不要乱动!把背包放下,人向后退!”

许刚轻轻地背起田戈,和田戈一同扶起田青,缓缓后退。

“我一直很想知道,雷老板究竟是用什么招,把田戈逼入局的。还有,那个洛桑已经证实不是什么活佛,雷老板在干掉他时,有没有问出为什么要说田戈无所不能?另外,不必用枪对着我吧?怎么说我老板都是那颗‘非洲之星’的买家,定金都付了,雷一鸣他不会反悔吧?”许刚突然开口,那副镇定的神态仿佛此刻握枪的人是他,而非周士涵。

接下来周士涵的回答让田戈震惊不已。

“第一个问题,雷老板刚好提过,不过是跟华天集团的总经理郑总打了个招呼,让他的人把刘寿源弄死。可笑的是,汪伟还想低调少死人,试图阻拦,结果还受了伤。之后雷老板又让我的人一路追杀,炸死了周子翔,还威胁他老婆的安全。迫使田戈入局,与汪伟拼命。至于第二个问题,雷老板供奉的大佛光寺的洛桑活佛有预言,说这个任务只有田戈能完成。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洛桑活佛不过是个玩笑,根本就是圈套。但圈套也有利用价值,只要利用得好,不一样能达到目的吗?还有,雷老板从没有反悔过,但李老板好像反悔了吧?从控制汪伟开始,跟郑总对

着干,可惜她并不知道郑总的身后是我们雷老板。那时华天集团还没破产解体呢,李老板就忍不住想自己吃蛋糕了。后来又弄了一个商业调查组织出来,但李老板没想到我会投靠雷老板吧?后来新星地产成立了,李老板没捞到大头,恼着成怒,竟然想对雷老板下手,够黑的!对自己的情夫也下得了手。但李老板的气魄就在于此,私底下杀得你死我活,明面上还继续合作,甚至下定金收购这颗‘非洲之星’!但就算下了定金,还是手脚不干净,跟张大成勾搭上,弄出个杀手组织。后来还派出个‘印度金牌杀手’。太可笑了!李老板一定没料到张大成其实也是我们雷老板的人!”周士涵底气十足,因为他的援兵到了!

马凤元带着两个人提枪而来,对得意非凡的周士涵点点头,三人并排而立,看着田戈冷笑。周士涵还想说什么时,马凤元突然拔枪,在周士涵太阳穴处扣动扳机。带有消音器的枪声压抑沉闷,但依旧致命。

“他的话太多了。”马凤元收枪。“好了,废话少说,交出从保险库里带出来的东西吧!不要搪塞我,我可是知道那个保管箱里有什么的。雷老板还在外面等着呢!”

田戈嘴角浮起笑意,他像是终于解脱了一般,长长出了口气。

“东西不在我手上,因为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在二号库里。”田戈说着扶住挣扎着走过来的雷异。

“没有?”

“的确没有,因为汪伟租借的保管箱里根本就没什么东西,他另有藏匿地点。你们太心急了,一环扣一环,根本就没有打算给我留下多余的时间。所以,所有犯罪证据依旧存在。你们,白忙活了。”田戈忍不住哈哈大笑。

好在田戈的运气一向不错,警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

警方为银行盗匪的内讧庆幸。许

刚、马凤元逃走了。警察们在迷宫般的地铁检修通道内搜捕,最后竟然抓到了他们,但他们二人受了很重的伤,不治身亡。而警方在三个背包里,找到包括非洲之星在内的所有参展珠宝,以及一批来源不明的文物和贵重珠宝。

至此,一起针对银行保险库的盗窃大案,在发生当日便宣告破获。

嘉安市公安局领导现场办公,鉴于新发现的证据,立即对雷一鸣、汪伟、郑栋文以及投资商李香丘女士实施传讯,并派出专家组立即核实证据的真实性。而一直充当雷一鸣不法集团保护伞的嘉安市刑侦大队长孙常骅,在内部调查开始前便自杀身亡了。雷一鸣在第二次传讯前企图潜逃出国,但在边境上被捕。至于李香丘,她在第一次传讯时就被警方牢牢盯住了,根本没有出逃的机会。

由于案值巨大,案情复杂,牵扯面广,所以整个案件的审理一直持续到2008年12月,几次反复的案件才有了最终判决。至此,一起震惊世人的大型国企破产案的真相才公诸于世,有罪的人一个也没逃脱掉。

而田戈的行为,则引起法学界的争议。田戈的辩护律师辩称虽然当事人有对银行保险库实施盗窃的客观事实,但并未造成银行客户财产的损失,因此量刑应当酌情减免。似乎在证实辩护律师的话,田戈等人盗窃的几十个保管箱的租赁人都未提出财物损失的控拆。由于银行保管箱具有严格遵守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原则,法院也难以断定银行客户是否已经发生财物损失。而且贵重品保险库业务虽然是银行开办,但并不属于银行金库,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故此,法院最终的判决是,田戈、雷异、田青等人犯有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两年执行。其中田戈还犯有危害公共秩序罪,非法持有枪械、防卫过当等罪行,数罪并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三年执行。